

鮚埼亭集外編

第二函
第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八

跋六經奧論

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放書辨
譌詩傳詩辨妄詩名物記春秋攷春秋列國圖諸經序
刊謬正俗跋而無奧論且謂其書議論頗與通志略不
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於高宗末年
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
宗以後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人之書

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尙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爲漁仲而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於人之系代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發前人所未逮者如論秦誓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旣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

又謬造高麗尙書日本尙書於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爲
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託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
梨洲別傳記之略具豐氏嘗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言之
則必先攷據其時代而言之以庶幾人之或信不當任
口周內也今託於郝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於楊皇后
朱子館史氏因爲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人
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校之豐氏之背
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於慶元六年史之官未
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侍從
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其仲

叔孫僑如慶克之汙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卽史衛王當
擊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者慈湖楊文元公也陵
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書
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爲無疑也若其中亦
有可采者不當以人廢之是則黎洲之言信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幹嘗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爲恨李
方子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
未成之書其同門賀善爭之以爲綱目之成朱子甫踰
四十是後修書尙九種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但

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其本之朱子者
不過凡例一通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證也著述之難
卽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爲春秋後第
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爲討論不可謂
非功臣也但必爲蚍蜉所大駭耳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
亦無復立志者偶讀通典劉宋孝武帝時周朗上疏欲
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
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習經五年有成升之司

徒習武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孝武帝不能行也愚謂此卽明初社學之制洪永之間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然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案毛傳解剝爲擊故釋文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爲是乃以養老解之偶一日到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璞棗去矣

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

見容齋隨筆

古人訓詁之學

不可輕易如此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錢唐丁高士鈍丁得宋楊和王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會閣中故物也風雲慶會閣者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之所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爲大府旁列諸子四宅極其宏麗而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卽以乞之高宗高宗許之又曰恐廷臣有言宜速爲之於是和王督濠寨

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爲之三日而成八自五房院
出自惠利井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高宗諭曰沂
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爲過惟卿容之言
者遂止和王乃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
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
餘年辛巳其家捨閣於佑聖觀識者以爲適失其首將
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孑遺而是卷得存不可
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鄂王蘄王及劉太尉輩
之功無一售者其得窮極富貴以老莫如附會政府之
張循王而次之卽和王試觀奎墨之稠疊可以想見恩

遇之隆三復思陵西湖之語君子是以知宋之不復北
征已

跋汪伯彥封事

建炎七年高宗以逆豫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
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
顏岐李邴張守王綯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事李爲
最呂次之其餘亦皆有可采獨顏岐寥寥一無建明岐
故小人力阻李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
假萬全以爲元老決戰以爲將軍如相如作賦子虛亡
是之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

自神算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
奏對之體令人發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
金人以紓其締交之計是則仍其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之說而不敢言中原人願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藁中擬開禧奪秦檜官諡勅也按
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諡曰
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
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諡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冑謂
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冑死

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諡以繆醜
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序鄂王冤狀
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勅之
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窻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
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率皆義熙人相爾汝可謂壯矣
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
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邨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
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清淺不亦危哉其間有可

疑者第三名高宇爲杭州西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
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爲分水魏
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十三名子直亦分水魏
石川第七名栗里爲金華楊龍溪名本然字舜舉而三
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爲分水何
教名鳳鳴字逢源而四十五名陳緯孫亦分水何教名
鳳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二名鄧草逕爲三山劉汝鈞君
鼎號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爲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
同名四十名柳圃爲月泉竹臞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
鶴臯亦月泉竹臞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

十七名臨清爲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
德五十名元長卿爲義烏陳希聲而五十一名聞人仲
伯亦義烏陳希聲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隱語屢辭務
畏人知不憚謬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譌
誤近世雕本未及是正耶是皆當俟之好古者之攷證
者也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其勞錯猶且至此何況荒
亭野哭邏舟移榜其爲張孟兼所不能詳者尙可問哉
若槐窻居士黃景昌嘗著尙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
錄湛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裔孫養於白氏見剡
源先生集

心史題詞

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爲予言心史必是僞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閻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爲此詩文予謂閻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所南別有錦綫集明崇禎中尙存梨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爲是書雖非真本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已吳兒喜欺人至今謬稱胥井舊物以

索高價凡有數本予見其二

跋袁尙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記北京營造本末一篇

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卿列

蔡官

工部侍郎濫起人夫恣爲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

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賞醫藥死者賞棺慶新與都督薛

祿指揮沈清等祇圖剋取入已盡行乾沒月糧則以死

爲生重妄支給及殿成命大醺以慰死役者而慶懼以

濫役得罪祇開萬人以上其奸如此不半年而三殿災

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亦

依阿其閒耶不亦爲盛德之累耶

題閑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溥作閑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所
記欒肇論語駁始末則誤甚矣欒肇乃六朝時人伯牛
有疾章集注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欒肇之說而朱子
引之今以爲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閑中今古錄

程尙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於存吾是錄中明史以
爲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於權史而
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大儒之